

雪隱

格非 著

商 迂 散 譜 景 芳 風 群 中 身 途 終 們 定 居 鑒 鄰 冰 眼 虎 佛 老 夜 語 暗 園 的 團 淮 蓀 上 竹 南 山 方 的 市 借 井 票 與 藏 田 與 園 真 人 倒 人 影 皆 逸 商 迂
《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
倫 理 學 的 團 頭 淮 蓀 上 竹 南 山 方 的 市 借 井 票 與 藏 田 與 園 真 人 倒 人 影 皆 逸 商 迂
倫 理 學 的 團 頭 淮 蓀 上 竹 南 山 方 的 市 借 井 票 與 藏 田 與 園 真 人 倒 人 影 皆 逸 商 迂

騰 鶴 歸 窠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 译林出版社

雪隐鹭鹭——

《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

格非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 / 格非著.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447-4907-7

I. ①雪… II. ①格… III. ①《金瓶梅》—小说研究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2520号

书 名	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
作 者	格非
责任编辑	袁楠 武梦如
特约编辑	周丽华
装帧设计	朱赢椿 霍艺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69千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907-7
定 价	45.00元



1987年，齐鲁书社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了由王汝梅等校点的《金瓶梅》删节本。按照学校下发的通知，确有研究需要的教师，可以提交购书申请。当时，我还是华东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的一名助教，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打了报告，居然获得批准。或许是此书过于“珍贵”了，我拿到书后并没有坐下来好好阅读，而是忙着四处向人炫耀。这就直接导致了此书在两个月后的失窃。

几年后的一个晚上，在北京的白家庄，批评家朱伟和几位作家为《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优劣，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因为还没有来得及读完《金瓶梅》，当然不敢置喙。但朱伟先生那句“不管怎么说，《金瓶梅》都要比《红楼梦》好得多”的断语，让我这样一个“红迷”深受刺激。回到上海后，就立即躲进学校的图书馆，将此书完整地读了一遍。

不用说，我如此急切地阅读此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固有的信念：所谓比《红楼梦》还要好的小说，在人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读完《金瓶梅》之后，不知为什么，我对朱伟先生那句明显偏激的断语，产生了秘密的亲切感。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收集《金瓶梅》的版本，几乎是每隔两三年，就要将《金瓶梅》重读一遍。有了好的本子，我也会将它复印出来，分赠好友；每遇“金迷”，必时相切磋，引为同调。

《金瓶梅》是一部激愤之书，也是一部悲悯之书。在中国小说史上，无论是世界观、价值观、修辞学，还是给读者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巨大冒犯，《金瓶梅》都是空前的。时间的流逝从未减损它的“毒素”或魅惑力。然而，在《金瓶梅》的阐释史上，虽说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知音般的读者和研究者，同时也积压了越来越多的误会和曲解。

在反复阅读《金瓶梅》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把《金瓶梅》放置于十六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去考察，如果不联系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金瓶梅》中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刺激以及这种刺激带给我的种种困惑，也是写作此书的动因之一。《金瓶梅》所呈现的十六世纪的

人情世态与今天中国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给我带来了极不真实的恍惚之感。这种感觉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我甚至有些疑心，我们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视线。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或许正是四五百年前就开始发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大转折的一个组成部分。

书名“雪隐鹭鸶”，源于《金瓶梅》第二十五回的两句诗：“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雪隐鹭鸶”这个意象，很容易让我们体味到平常的人情世态中所隐藏的深险湍流，让我们想起《红楼梦》中“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苍劲悲凉，或许还会让我们联想到在晚明思想和文学界极为流行的“空”和“无”。当然，《金瓶梅》所强调的“空无”，绝非空无一物，它一直在引诱我们去索解隐秘，探幽访胜。

为了让那些没有读过《金瓶梅》或不喜欢《金瓶梅》的读者也能了解本书的大意，作者有意借用了随笔和例话的写作方式。当然，如果读者对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背景没有兴趣，也可以跳过卷一和卷二，直接阅读后半部分的文本解读。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所使用的《金瓶梅》版本主要有以下两个：崇祯本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此书是北大馆藏本的影印本，也是国内现存崇祯本中较为精善的本子；万历本采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北京图书馆旧藏本（现存台湾）为底本，于1991年影印出版的《金瓶梅词话》。考虑到繁、简字体对读和校勘的便利，作者也参考了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的《金瓶梅》会评会校本。

作者

2014年3月1日

卷一

经济与法律

清河	〇〇二
清河国	〇〇六
临清	〇〇七
钞关	〇〇九
淮上	〇一二
南方	〇一四
南北方社会风习之别	〇一八
书名之寓意	〇二二
市井与田园	〇二七
人人皆商	〇三〇
开中	〇三三
西门庆的「经济型」人格	〇三七
新信仰的出现	〇四三
金钱崇拜	〇四六
白银货币	〇五一
同心圆	〇五五
礼与法	〇五九
蒋竹山的借票	〇六四
「契约社会」的脆弱	〇六七
法律与政治	〇七二
法律的实质	〇七六
法律之外	〇七九

卷二

思想与道德

阳明学的投影

〇八四

佛道世界观

〇九二

参禅与念佛

〇九九

禅、净之辨

一〇六

无善无恶

一一〇

真妄

一二〇

《红楼梦》的真妄观

一二八

「诚」与「真」

一三三

恶人之死

一四一

佛眼

一四七

色情问题

一五二

伦理学的暗夜

一六〇

自然、本然与虚无

一六六

倒影

一七四

卷二

修辞例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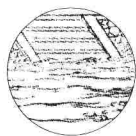
老虎	一八〇
十兄弟	一八三
邻居们	一八六
薛嫂	一八九
孙歪头	一九三
回前诗的删改	一九五
撞了个满怀	一九八
李瓶儿	二〇一
邸报	二〇四
囫囵语	二〇七
夫妻交恶	二一〇
越界	二一六
邈远	二二一
冰鉴定终身	二二三

两个太监	二二六
『青刀马』与『寒鸦儿』	二三一
白贲光	二三三
价值观之混乱	二三六
道佛之别	二三九
方巾客	二四二
改文书	二四六
賁四嫂宴客	二四九
苗青案	二五二
紫薇花与紫薇郎	二五九
桂姐唱曲	二六二
故事	二六七
水秀才	二七二
郑爱月因何不说话	二七六
半截门子	二八〇
病急乱投医	二八三

李瓶儿之死	二八八
二十七盏本命灯	二九二
埋伏	二九四
途中风景	二九八
文嫂的驴子	三〇一
幽明之分	三〇四
重名问题	三〇七
瞎子申二姐	三一—
群芳谱	三一五
蔡御史祭灵	三一九
散	三二二
荷尽已无擎雨盖	三二六
燕还旧巢	三二九
芍药花	三三二
陆沉	三三四
韩爱姐	三三七

卷一

经济
与
法律



清河

《水浒传》写至第二十一回末尾，武松始出场。叙事由此转入武松正传，至三十一回作结，被称为“武十回”。武松是山东清河人氏，在家乡酒后伤人，躲在柴进庄多时。武松遇见宋江后，忽然思念家乡，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武大。路过阳谷县景阳冈，打死猛虎之后，他在阳谷县做了都头，探望兄长一节就此耽搁了下来。不意三二日后，武松于县前闲玩，遇见了卖炊饼的哥哥。原来武大因武松外逃，又娶了招蜂引蝶的潘金莲，在清河县“安身不牢”，已搬至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

由此可见，“武十回”的主要故事，均发生在阳谷县，与清河无涉。那么，既然故事发生的地点在阳谷县，施耐庵又何必多写一个清河？在传统的章回小说中，这种实写一个、虚备一个的技法，通常被称做“陪笔”。所谓写一个，陪一个。惟其如此，叙事方显得阔绰自然，不至于板滞。这样的例子，在《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中比比皆是，此处无需赘言。

《金瓶梅》虽被称为中国章回体小说中第一部虚构之作——它不以历史故事为叙述对象，具有明显的虚构性，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讲史或历史演义的羁绊，但其主要故事仍由“武十回”敷衍而来。或者说，“武十回”构成了《金瓶梅》叙事展开的重要契机。简单比较《金瓶梅》和《水浒传》即可知道，《金瓶梅》对于“武十回”多有择取和增益，但主要人物和事件一仍其旧，连叙事的语调也一脉相承，甚至在许多地方照录《水浒传》的文字，一字不差。当然，《金瓶梅》对“武十回”也有诸多的修改，其中最使人难于理解的地方，是将故事发生的地点，由《水浒传》的阳谷县改回到了清河县。此处改动，表面上看或许属于

细枝末节，但在我看来实则关系重大。

《金瓶梅》的作者做这样的改动，或许有他的借口。因为在《水浒传》中，施耐庵通过阳谷知县之口，明言清河、阳谷两地近在咫尺，写阳谷，或者写清河，似乎在两可之间。问题是，《金瓶梅》保留了“紫石街”这个重要地名。我们知道，“紫石街”是武松杀嫂、潘氏勾情、王婆贪贿、郓哥搅局的场所，而作者刻意将原属阳谷县的紫石街，移至清河县中，究竟有多大的必要？由此，作者不欲将故事发生的地点置于阳谷县的用意十分明了。《金瓶梅》刻意要用清河来取代阳谷，其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作者意图？

换句话说，为何一定要写清河呢？

查阅宋明两代的相关史料，在山东境内，并无清河这样的县名。也就是说，《金瓶梅》的作者，似乎是随手从《水浒传》中借用了清河这个地名作为故事展开的地点。《明史·地理志》中确有一个清河县，也有一个临清州。清河县远在南方的淮安府，与阳谷县相距遥远，这里暂且不论，倒是原属山东的临清与《金瓶梅》之间的关系值得认真推究。因为《金瓶梅》中的清河县与临清距离极近，甚至互相重叠。

元代大运河正式开通之后，临清是运河航道最重要的枢纽之一，是经济繁盛、商埠云集、船只汇聚的大码头。《金瓶梅》对清河的虚构自然是绘声绘色，但对于临清的描述，却与历史上的临清若合符节，经得起严格的历史检验。《金瓶梅》作为中国唯一一部描述十六世纪商业活动与世情伦理的章回小说，临清显然是一个更为理想的舞台。《金瓶梅》行文中正面或侧面描述临清的文字甚多，到了后二十回，作者干脆将主要故事移到了临清。

小说中写陈敬济自清河出发，去临清码头照料酒店的生意，常常是骑着驴，身后跟着小伴当，三五日走一趟，说明清河距临清很近。而《水浒传》中与清河近在咫尺的阳谷县，属兖州府东平州（今属聊城地界），距离临清至少两百华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往返四百华里，三五日便走

一遭，不要说手无缚鸡之力的“陈姐夫”，即便是“神行太保”戴宗，亦非易事。如上所述，《金瓶梅》中的清河，实为距离临清很近的一个县城，可以确定无疑。小说改阳谷为清河，其目的之一，在于拉近清河与临清的距离，为正面描述依托北运河而兴盛之北方商业经济社会，选择一个相对可信的地理位置。

《金瓶梅》中的清河不是一个普通的县城，而是一个设立了包括卫所在内众多衙门的所在。守备、指挥、都监、提刑等大小官员在这里驻扎，皇亲、太监等各类达官贵人也息影于此；漕运发达，南北交汇，商业兴旺，店铺林立，街市阜盛；巨贾豪商、贩夫走卒熙来攘往，院中妓女、伶优、戏子、吹拉弹唱之徒招摇过市，南北商人、帮闲掇客、地痞无赖游走其间。种种物事，绝非一个地处穷山僻壤且有猛虎出没的小小阳谷县所能容纳。作者改易地名的这番苦心，自然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若说《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就是今山东河北交界处的清河县，似乎也有不小的问题。且不说《水浒传》中本来就有一个清河县——《金瓶梅》故事的起点，源于对《水浒传》情节的袭用，单从情节线索来说，《金瓶梅》中的武松于阳谷县打虎之后，即在紫石街安身，并未远徙。如果说临清就是故事的发生地，那么小说中的阳谷县及其周边的地理脉络又如何解释？

由此看来，若依照历史或实际的地理状况来按图索骥，则不能不说，《金瓶梅》的地理设置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与悖谬。研究者要考证出故事的实际发生地，就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

小说中的地理与实际地理状况不合，自无足怪。小说家，尤其是传统章回体小说的作者，使用烟云模糊之法本来就是一大特权。在这一点上，《红楼梦》的“假语村言”更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研究者通过小说来复原相应时代的地理和社会状况，也不能胶柱鼓瑟、削足适履。无论是古典小说还是现代小说，作者当然会透过自己的经验描述或者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状况，但同时，这种描述又具有强烈的虚构性——它是

一个“既是又非”的结构。

而《金瓶梅》的两难在于：一方面要沿袭《水浒传》的故事展开叙事，不得不受到原作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希望摆脱传统章回体的既有框架，在描述社会现实方面另开新局。比如说，它将故事的实际地点移至北方经济重镇临清，表明作者在呈现明代商业经济活动影响之下的社会现实和伦理方面，有了全新的考虑。小说地理设置方面出现矛盾乃至悖谬，也反映了章回小说在发生蜕变时的复杂状况。

综上所述，《金瓶梅》中的清河县，与《水浒传》中的清河县一样，都是虚构的，实际上并不存在。作者沿用《水浒传》中这个地名，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和见闻对它加以改造，既有“俟河之清”这样的隐喻性暗示——与小说中纵情声色、吏治腐败、人伦败亡的污浊构成一定意义上的反讽，同时作者也基于自己的叙事目的和需要，整合自己走南闯北的人生阅历，调动文学想象力，拼合并建立了“清河”这样一个特殊的故事发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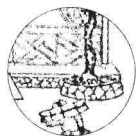
清河国

除了《水浒传》中所虚构的清河，以及现位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清河县，历史上还有一个“清河国”。西汉时即有清河郡，汉永光后仍为郡，至东汉桓帝建和二年，清河王刘庆改清河郡为清河国。曹魏时，复为郡，至西晋又置清河国。

值得注意的是，自西汉至隋代，清河郡、清河国之迭易屡屡发生，但治所大多设在临清或临清周边。既然临清本身就暗示着清河国的存在，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临清就是“清河”。《金瓶梅》写至最后二十回，似乎也有意将清河与临清混为一谈，或者说将临清与清河两地重叠在一起。这也从侧面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金瓶梅》的作者不仅对古清河国的历史沿革十分了解，且有意借用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古郡国名。也就是说，作者以《水浒传》中的清河县（与阳谷县为邻）为基础，重构“清河”这个特殊环境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古代清河国的存在。

这也从反面衬托出临清的重要性。

实际上，在《金瓶梅》中唯一重要的、经得起历史和地理考证的地点，正是临清。而作者不直接写临清，一方面是受到《水浒传》情节的限制，另一方面在地理的考虑和设置上，似乎也开启了《红楼梦》真中有假、亦真亦假的先河。



临清

《金瓶梅》第九十二回，陈敬济凑齐五百两银子前往临清贩布，小说首次正面描述临清：

这临清市上，是个热闹繁华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①

这里的“三十二”“七十二”之数，当属虚指，并非实际数目，意在点出临清在明末的繁华与奢靡。这与历史上的临清作为北运河咽喉要冲的地位以及“户列珠玑，家陈歌舞”的盛景遥相符合。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过临清时，也曾留下“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的诗句。^②据《临清县志》记载，至元、明后，临清每届漕运之时，“帆樯如林，百货堆积”，商业遂勃兴而不可遏。鼎盛时期，商铺“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③

《金瓶梅》对于临清的描述，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实写临清。主要是后二十回。小说故事的地点由清河转为临清，小说中所涉及的临清闸、广济桥、晏公庙、临清码头等都是临清实际地名，至今仍可查考。

二为实指临清。主要为前八十回。故事地点虽在清河，但前八十回提及临清的文字，多达十余处。

三为移花接木的挪用。作者将许多原来属于临清的街巷、官署、卫所、寺庙等一并挪入清河（如清河县的手

① 为保留引文的原有风貌，本书在引用《金瓶梅》文本时均照录原版文字，特此说明。——编注

② 李东阳《鳌头矶》，收入《临清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3月第1版，第105—106页。

③ 《临清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3月第1版，第45页。